

男性生存和成功的最佳启示

Men's

Narration

of Their

Lives

荒林 / 主编

男性

生存笔述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Men's
Narration
of Their
Lives

荒林 / 主编

男性
生存笔述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责 编:武 静
复 审:秦继华
终 审:张彦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性生存笔述/荒林主编. —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
2004. 1

ISBN 7 - 203 - 04932 - 9

I. 男… II. 荒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2781 号

男性生存笔述

荒 林 主 编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 - 4922102

<http://www.sxep.com.cn> E-mail:sxep@sx.cei.gov.cn

新华书店经销

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

*

开本:890 × 1240 1/32 印张:8.625 字数:25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 000 册

*

ISBN 7 - 203 - 04932 - 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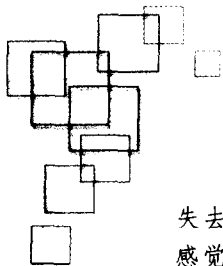
I · 1197 定价:15.00 元

代序

张炯

世界有60亿人口,其中一半是男性。荒林主编了《女性生存笔述》一书后,又主编了一本《男性生存笔述》,这当然体现出一位女性主义者对男性的关怀。世界这么大,就别人的生存状态,包括男人的生存状态,自然都见出人的殊异。荒林想从中探讨人的自我问题,这应是当今很有哲学意义的一个课题。我想,对这本书,广大关注自我的读者,一定会有很大的兴趣,对于同样关注自我问题的学者更有参考的意义。

人是生命的个体,同时如恩格斯所说,又是社会的动物,而且是离开社会就难以生存的动物。照我看来,人的自我或自我意识,正是在作为生命的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中形成的。人有生命的本能,所谓“一求生存,二求发展”,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”。存在主义者认为,人的自我生存状态是可以自由选择的,存在先于人的本质。但我认为,自由选择并非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,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。当然,作为主体的人,他既有生命意识,有生存的需求,也有理想的追求,在社会中他不是被动的个体,而是渴求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的具有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个体,并且人总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。所以,自我问题其实是相当复杂的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。我问荒林,何谓自我?她说,照她看来,自我就是个体对于他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和领悟。这么说,自我又是很有忏悔意识的个体了。问题的重要性恐怕在于,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,人往往会



失去自我。而人的理想生存环境似乎应是能够找回自我、感受自我感觉和自我理性以及自我意志所支配的、具有充分主体性的状态。而这种状态的完全实现，即人的个性的全部丰富性和创造性都复归的完全实现，恐怕要到了人类历史上的剥削和压迫制度被消灭，社会财富分配充分公平，个人的生活需求不再依赖于他人的时代。

这本书所辑的21位男性生存笔述，实际上都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复杂状态，即他们都并非没有自我，但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制约，又往往使他们失去自我。所以，寻求自我和失去自我的矛盾，在相当长的历史中，恐怕还会伴随着我们。当然，我们的理想目标应该是通过不懈的努力，以求自我的完全实现。

冬天已经过去，春天正在到来，即便在城市，也能见到桃红柳绿，听到莺歌燕语。荒林除了在大学任教和写诗，多年专注于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的研究，她兼有诗人的激情和教授的冷静，作为思想者，她阅读和思索许多有关人生哲理的问题。她主编《女性生存笔述》和《男性生存笔述》这样的个体化经验书写文集，也可以说是思想者智慧的一种表现，她意图让读者通过阅读，认识男性和女性的深处，也就是自我，有何其不同，又有何其相同。为支持她的工作，我也将自己的一段回忆文字交付她，她又约我写篇短文作为代序，却之不恭，就只好写了以上这些文字。我希望这本记叙男性人生经历和一瞬即逝的思想、感情，乃至刹那意识灵动的笔墨，返回到读者那里，会给人一定的启迪，会让人领略到如卢梭的散步。我想，对于自我意识的展现和自我与环境冲突的揭示，也许正是这本书的新颖所在。

2003年3月28日 于首都

CONTENTS

Men's **Narration** *of Their Lives*

- 少年时代/张 炯 1
- 历史的规定,我的选择/彭燕郊 57
- 人生坎坷/陈骏涛 71
- 人生最恋少年时/周邦宁 91
- 我在哪里/贾方舟 103
- 生死线上/程文超 117
- “惑”与“不惑”/刘 兵 147
- 为哲学而活/邓晓芒 153
- 天涯何处是芳草?/伯 宇 162
- 失眠的内心/谢有顺 177

男性生存笔述

Men's Narration of Their Lives

CONTENTS

目录

求异的痛苦/北 塔	186
花祭/张 民	195
泥城/莽 汉	203
而立之年反思初恋“自杀”行为/王一笑	208
一个70年代出生的罪人/荣光启	219
楼的年月/丹 妤	235
画好鸟语花香图/甘谷列	254
风中的家园/海 叶	259
后记	266

少年时代

■张 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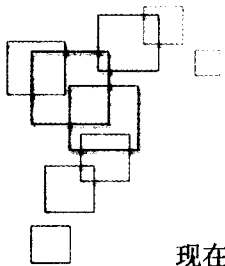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譬如登山，总要迈过沟沟坎坎；
人生譬如行舟，总要绕过七曲八弯；
人生的岁月不可能都像水一样平淡，
总有雷电，像照亮一生心路的光闪。

一

我刚刚15岁就陷入生存的危机。我被学校开除了，一时不知所措，仿佛天塌地陷一般！我的中学在三都湾的三都岛上，离家有百里的路程。我只好丢魂落魄似的，背着行李回到福安的外婆家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，现在想去省城福州考高中。可是一上船就挨了一个耳光。算我倒霉！从小舢板扒上火轮时，我竟踩到一位大兵身上，人家翻身跳起，给了我一耳光。要不是他看到眼前竟是个豆芽菜般的少年，还不知要怎么大发作。

这时我含着委屈的眼泪，可怜兮兮地抱紧手中的行李卷，不知所措。

好在跟在后面的妈妈也上了船，赶紧向大兵连声道歉赔礼，他才恶狠狠地放过了我。这艘轮船的船舱里横七竖八都躺着人，几乎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。我和妈妈好不容易在船尾找到一个角落，勉强打开行李，躺了下来。



我与妈妈相依为命。妈妈曾是大家闺秀，后来当了小学教员，现在失业了。这一次她决心送我到省城去考学校，自己也设法去找份工作。

轮船终于开动，驶出港湾，在蔼蔼暮色中驶向了大海。海浪拍打着船舷，发出嘭嘭的响声。岸上的山渐渐模糊，灰蓝色的大海无边无际地展现在我的面前。我被大海的阔大所震惊！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的外婆家，在山区的小溪旁的小村庄。那里一出门，抬头就是山。我的天地是由山组成的。后来到了县城，四周也是山。到了三都湾这个海湾的岛屿读初中，海湾也是被山所包围。而现在竟然看到了这个开阔无边的大海，我高兴得瞪大了眼睛，趴在甲板上，四顾张望。看那翻滚的波浪，看那翻飞的海鸥，一切都觉得新奇！后来海渐渐模糊了，颜色越来越灰暗，海浪也越来越高越大，船身越来越颠簸，我顿时感到晕眩，感到恶心。妈妈说，这是晕船的征兆，搞不好会呕吐，甚至会呕吐得很厉害。我一害怕就赶快躺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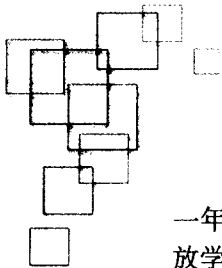
但躺着却感到委屈，既为刚才被大兵打一耳光而委屈，也为自己被三都中学开除而委屈。我很不愿意离开三都中学，特别不愿意离开三都岛。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岛屿，像一颗苍翠的明珠镶嵌在三都湾那湛蓝的水面上。据说这个岛从唐代起就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商埠，而三都湾则曾被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誉为“东方第一优良军港”。方圆数百里，连着闽东北霞浦、福安、宁德、罗源几个县，可停艘巨舰数百条也没问题。三都岛曾被日军轰炸和占领。抗战胜利，日本投降后，迁在福安的省立三都中学才迁回这个岛屿。那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，我们登上岛时，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简直满目疮痍，水泥铺的街道两旁没有一栋完好的房子，只有一些用竹竿搭起的临时商家。但港口有码头，有外国人“二战”前留下来的美孚和德士古洋油公司闪闪发光的两个大储油罐，山上还有海关和天主教修道院掩映于苍松翠树中的大洋房。我们的初中部就被安置在依山面海的一所尚未完工的修道院里。除了上课，我们常常跑到海滩去捉螃蟹、逮跳鱼，或者坐在大石上去看海的颜色因天色的明暗而变幻。那日子充满了童心童趣，很是惬意。但谁能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：要不是我在初中二年级考了第一名，升到三年级就不会

Men's Narration of Their Lives

男性生存叙述

被选为班长；要没被选为班长，就不会被选为初中部的学生自治会主席；而不当主席，那么一个同学被老师打了个耳光，就跟我不相干，我又何必代表大家向学校交涉，还在同学们群情汹涌的推动下，领导同学们罢课抗议呢？正是这罢课给了学校一个口实，训导处污蔑我为“异党分子”！幸亏班级导师为我力辩，说我平时品学兼优，而且还是“乳臭未干的毛孩子”，这才以“旷课”论，把我开除了事。但是不知怎么搞的，我那时却觉得那位老师当众打了同学一巴掌，实在是对同学人格的侮辱，实在是法西斯，是没有民主可言！因此非管不可。也许一年前我是不会管的。而这一年工夫，我感到自己确实长大了。这一年我读了好多书、好多报纸，从中我懂了许多事情，认识了自己从前所不认识的好大的世界。

我从进入初中，兴趣就很广泛，既喜欢画画、打篮球和游泳，又为生物老师所教的细胞结构所吸引，想将来当个生物学家。读了《鲁宾逊漂流记》，又希望自己也有机会漂流到什么海岛上，自己盖房子，自己打野兽，甚至自己还写了一本幻想的漂流记。后来又想发明一个永动机，自己埋头画了好多机械图。但不久却对历史感兴趣，在山村外祖父家里，从他遗存的书籍中找到一本《左传》，一开头我就读到“鲁隐公元年春，王正月，郑伯克段于鄢”。这是一本描写和记叙春秋时代的史书。虽然我的古文根基不好，半懂不懂的还是读了下来，知道了许多古代的事情。不久又找到一本《昭明文选》，感到古人的好多文章写得非常好，可惜也没有全读懂！暑假期间我去跟一位老秀才补习古文，他是个瞎子，已经70多岁。他把我拉到跟前，伸手摸我的头、我的脸、我的身子，然后开始教我读“四书”。他背诵如流，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读起，然后又读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。他的记性之好，让我佩服得不得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古圣人的言论。什么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呀，什么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”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悦乎”，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，什么“泛爱众而亲仁”，“仁者爱人”，“民为贵，君为轻，社稷次之”呀，等等，一下子就把我与别人，与国家、民族和中国的历史联系起来。小时候，外婆教我读《千家诗》，书眉就有一句诗：“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汝曹。”我便感到读书的重要。初中



一年级时,妈妈在中学图书馆当管理员,我们就住在图书馆里。一放学,我就钻在图书馆的藏书楼上,随手读各种各样的书。最喜欢看的当然是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和《七侠五义》之类。但新的一年我却爱好读报,读杂志,读民主同盟办的《民主报》,读《观察》、《展望》这样的杂志,从中我知道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什么打内战,知道了在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统治区之外,还有很民主很光明的解放区,还知道了李公朴、闻一多为什么被特务暗杀,国民党为什么要血腥镇压昆明的学生运动。读了茅盾的《苏联见闻录》,还知道了世界上有个非常了不起的国家,那里工人农民当家做主,一切财富归全体人民所有。从前我很崇拜美国,因为它很民主很富裕,只是压迫黑人,贫富悬殊不好。现在又羡慕苏联这样的国家了。总之,虽然一年间我的个子未见长高,但精神上仿佛一下子长了大半。

所以,学校训导主任怀疑我是异党分子,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。但那时我跟共产党确实没有任何关系。要说有一点关系的话,那就是小时候妈妈曾悄悄告诉我说,我爸爸出去抗日,可能当了共产党。我对爸爸已经没有什么印象,只记得小时候妈妈抱着我,把爸爸送到一条小溪边,他穿件长袍,夹把雨伞,坐进一条小船,从此就不见了。

我想着想着便晕乎乎睡去。等一觉醒来,太阳已照得晃眼。轮船已经驶进了闽江,大海不见了。涨潮的江面碧波荡漾,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虹一般的彩光,美丽极了。轮船驶过铜盘炮台的狭窄江面,妈妈告诉我说,中法战争时这个炮台曾经击沉过法国兵舰。我胸中不禁涌起一股骄傲的民族豪情。但想到这个胜利并未曾改变中国当时割地赔款的败局,又深为清廷的颡顛无能而气愤!还想到自己这一次去福州,也不知能否考上高中?投亲靠友会是什么滋味?妈妈又失了业,到福州也不知能否找到工作?心中更感黯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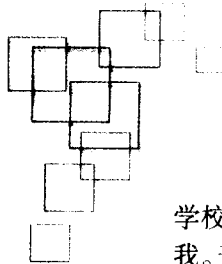
二

福州在当时是个灯红酒绿的城市,也是福建省的人文荟萃之

Men's Narration of Their Lives 男性生存笔述

区,是省会的所在地。闽江边的码头,就可以看见台江路一带商业区耀眼的霓虹灯,五颜六色。从一向习惯于菜油灯和煤油灯的山区小县来,第一次看到这种奇异的灯光,我感受到城市的繁华和现代,非常兴奋!我背着行李卷,拉着妈妈,东张西望,随人流跨过甲板和栈桥,登上了码头。但见满街车水马龙,人流摩肩接踵,很多乞丐混在人流中伸手要饭讨钱,还有不少银圆贩子靠在行人道边叫换银圆。妈妈说,大姨妈家在城里,离码头很远。妈妈在很多抢着接客的人力车中,雇了辆拉客的人力车,拉我们到城里姨妈家去。我望着在前面弯腰拉车的人力车夫,心里很不是滋味,对他怀着深深的同情!他跑得越快,我越感到自己坐在车上不应该、不自在。满街都是这样的人力车,车夫有老有少,拉着车在公共汽车、小轿车、脚踏三轮车的间隙穿来穿去,个个满头大汗;而坐在车上的人自然大多衣冠楚楚,甚至衣着华艳、珠光宝气,更不用说那些坐在小轿车里的达官贵人了。这真是贫富悬殊的鲜明对比,我尖锐地感到社会的不公。

大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,已有40多岁,长得很富态,开始发胖。姨夫却个子瘦小,在省政府会计厅当主任秘书。他们有3个女儿、3个儿子,一家人住在一所大宅子里。我们的到来属于不速之客,姨妈就让我跟二表哥住。二表哥是省立高级工业学校的学生,比我大2岁。他每天骑自行车去上学,为人憨厚和气,对我很好。他叫林士锋,很爱读书、写文章。他知道我被开除的经过,就很同情我,经常帮助我复习功课,还骑车带我上街。有一次我们摔倒了,把我的脚跌破了,他每天背我上医院换药,还终于帮助我学会了骑自行车。大表哥叫林友川,却是个莽撞急躁而不安分的人,从小就有叛逆的性格。听说他不爱读书,曾逃学跑到青岛海军训练营去当兵,后来又开小差回到了福州,现在在郊区的省立高级农业学校学习,住在学校,不常回家。为方便,我就管这两兄弟叫大林、二林。大林有一位同学叫潘厚元,有时也跟大林来家。他约莫十八九岁,人很和蔼,说话慢条斯理,显得很成熟很有主意的样子。他们没有歧视我,对我都很好。我很快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朋友,不再有投亲靠友的孤独感和自卑感。他们还告诉我,最好改个名字去报考一所私立



学校。因为我既被公立学校开除过，省城的公立学校恐怕不会收录我。于是我只好改成现在这个名字。他们还帮我选了一所教会办的学校，叫三一中学，领我去报了名。

那一天，二林陪我去看考榜。我们走到学校的门房，但见许多考生都挤在那儿争着看，一个个脖子伸得老长。考榜是大红纸写的，高高贴在墙上。三一中学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非常洋化的学校，考的人很多。在强手如林的考生中，我估计自己的成绩大约是中等，便从中间看起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往后看，一直看到最后还不见自己的名字。真是从头到脚都发凉，感到懊恼极了。谁叫我是被开除的学生？看来私立学校也不会收录我了！正当我懊丧地想离开的时候，二林忽然大叫：“哲生，哲生，你是第一名哪！”我这才看到自己的新名字“张炯”高高写在第一名的位置上。瞬间，我因没有思想准备而兴奋得热泪盈眶。为了这次考试，我是做了艰苦准备的。从被三都中学开除，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家里自学。特别是英文，我很下了些工夫。这次英文竟得了满分。在二林的帮助下，数学也考得不错。语文则是我的长项，作文也得了高分。我看到分学科的成绩单，分外地高兴！我想像着自己已经进入了这所在福州很有名的学校。

但是，我高兴得太早了。拿到学校收费的通知单，我又傻了眼。原来，私立学校的收费特别贵，一名学生一学期的学费竟要金元券35元，折合法币共1.05亿元，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！回家跟妈妈说，妈妈就默默地流泪。我也知道，这样的学费，我们是交不起的，何况妈妈还失业！“妈妈，我不上学了。”可是妈妈搂住我说：“想想看，能不能向亲友们借一借。”

于是，妈妈和我就四处去借钱。妈妈让我去找祖父的一个有钱的亲戚，叫高而山，他是我们家乡的首富，有很多生意，还有一艘轮船叫“福康”号，来往于福安与福州之间，又运货又运客。他眼下住在福州经商。我曾听祖父说过他这个亲戚是怎么发财的。原来，高而山8岁时因家穷就被送去当小和尚。长大后，想发财又没有门道。有一天，他忽然想到一个主意，收集了一屋子白铁皮的空煤油桶，只在靠门口处放了两桶煤油，然后就带银行的人来验看，说他愿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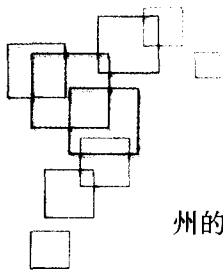
Men's Narration of Their Lives 男性生存叙述

这一房间煤油做抵押,向银行贷款。于是,银行居然就贷了一笔款给他。从此,他就发起财来。

他这时已经60多岁,带位姨太太住在福州大庙山的豪华公寓里。他的公寓有好多层,依山而建,从门口沿着石台阶要一直往上爬,要爬好几层楼才到达山颠他住的油漆一新的洋房里。从他的阳台眺望,福州全城尽收眼底。原来他的姨太太是我祖父的侄女,是我爸爸的堂妹。以他们的豪富,给我交这笔学费,不过是九牛一毛。高而山待我还很客气,殷勤地留我吃午饭,可是最后只给了我10元钱。我顿时感到很屈辱,又很鄙夷他,却又不得不一面向他道谢,一面心里气愤不过。这回我算领教了,显然,越是有钱的人就越吝啬。后来大姨妈给了我10元,妈妈又向别的亲戚凑了10多元,总算勉强让我把学费交了。

二叔到福州来,他原是福安县立中学的校长,这回是想去上海找工作。我跟他说起学费的事,他说,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,现在交不起学费的人很多。而且现在毕业即失业,上了学又能怎样呢!他的谈话使我心里很悲凉。我确实感到现在的社会很不公平,前途很暗淡!

在我上学前,忽然发生了一件事。有一天姨妈从大表哥的床席下翻到了一本油印小册子,书名叫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姨妈大惊又大怒,叱问大表哥这书是从哪里来的。大表哥就是不说。姨妈就越来越生气,越来越大声叱骂。姨夫下班回来,听到姨妈的骂声大惊失色,赶忙把姨妈拉进后院,责备了姨妈几句,就把书悄悄烧了。原来姨夫害怕姨妈的骂声被邻居听到,他说邻居就住有一个市政府调查室的主任,那个人是国民党的特务。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。我认定大表哥不简单,很可能他就是共产党!幸亏姨妈是用我们家乡的土话骂,福州人听不懂,而且那个特务还没有下班。这件事也改变了妈妈对大表哥的印象。过去,妈妈总告诫我:不要跟大表哥学!现在,妈妈却说,大表哥如今学好了。大表哥的社会经验很丰富,比如,他知道福州最有钱的人是谁,最有势力的人又是谁;他还知道福州的恶势力除了国民党的军警特务,还有黑社会,他甚至知道福



州的黑社会有三十六金刚、七十二太保。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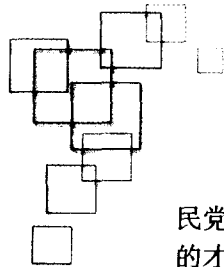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学校建在福州南台岛洋房林立的仓前山上。那里有许多外国领事馆和洋行,还有外国人办的教堂、神学院和私立学校,是福州最洋化的地区。三一中学的校舍很漂亮,一色的红砖二层楼建筑,一栋栋校舍散布在翠绿的林木中,还有一座教堂、一座钟楼高矗其中,显得又雅致又庄严。教师多是中国人,只有牧师是个钩鼻子英国人。他领个年轻漂亮的洋老婆,自己住在校园中间鲜花环绕的白色洋房里。让我奇怪的是,他竟能用福州话给学生讲解英语。可见,英国人为了传教,下了怎样的工夫来学中国的语言!学校里还有一名军训教官,矮矮胖胖的,讲一口湖南话,听说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上校。因他的脸形很像扑克牌里的国王,同学们便给他取个外号叫“老K”。每个星期,他都要给我们上次军训课,立正、稍息、起步走。那时我们高中生的制服全是黑色中山装,上军训课时规定还要扎黄色的绑腿。大家都不愿意上这种军训课,但又没有办法。学校的功课中,我比较喜欢的是语文和生物。语文老师余钟藩,毕业于中央大学,曾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学习过,所以国学根底很好,为人很严肃,讲解课文却饶有味道。生物课的老师叫钱育仁,毕业于中正大学,讲细胞的结构和各种动物、植物,引起我比初中时更大的兴趣。我也到学校教堂参加过一两次做礼拜,纯粹出于好奇,因为教堂的玻璃窗镶嵌得五颜六色,非常好看;还因为教堂唱诗班唱的歌,我觉得特别好听!教堂里有时还举办科学讲座。有次一位美国博士来演讲,题目是《中国的捷径》。他是位化学博士,却又信上帝。这使我很奇怪!他讲的“捷径”,说的是中国只有学美国才能快速现代化。陪着他来的有一群美国人,其中有一个女人,长得特别高,就像鹤立鸡群般走在众人中,这也使我很惊奇!我们学校全是男生,没有女生。据说教会学校就有这种男女分校的传统。在仓前山则有三所女中,全是女生。这也使我感到奇怪。三一中学的足球踢得特别好,曾得过全市的冠军。它有个很大的绿草如茵的

Men's Narration of Their Lives 男性生存叙述

足球场,成为学校的骄傲。因为英国人爱踢足球。但我更喜欢篮球,一下课,我总往篮球场跑。只是篮球冠军却是仓前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英华中学。

三一中学的学生有的很有钱,有的则很穷。记得同班有位姓黄的同学,家里有房地产,有轮船,成天像个花花公子,晚上常常不是到夜总会去跳舞,就是去看戏,甚至去嫖娼,花天酒地,回来还向同学们炫耀。我和外县来的同学一样都是寄宿生,多数家境不宽裕,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,双层铺,一间大宿舍住着几十个人。吃的也是集体食堂。每人一个瓦钵,自己拿米去蒸饭,八个人一桌,四菜一汤。菜很差,汤更是几片菜叶的清汤。我们往往吃不饱。妈妈就熬点豆腐干酱装在玻璃罐子里让我带到学校下饭。对于集体生活,我过得很惯,因为从上高小到初中,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寄宿,自己洗衣服,甚至还能自己洗被单,虽然洗得不一定干净,但毕竟锻炼了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。

这年10月,发生了淮海战役。我非常关注报纸上的消息。从黄伯韬兵团被困,我就天天看报,关注战役的进展,心里为共军的胜利暗暗感到欢喜!星期天回到姨妈家,二林总带我到一条偏僻街道的一家小书店看书。那个书店的店主还出借从香港运来的书报,像《文汇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文萃》月刊,还有毛泽东著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论联合政府》等。这使我的思想产生了急剧的变化,我变得更加喜欢共产党,也更加痛恨国民党。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官僚腐败,物价飞涨,民不聊生,简直使人绝望透了。妈妈这时已找到一个小职员的工作,发了工资就要立即去换成大米,要不然下半天就要贬值,第二天可能只值一半的钱了。有天二林拿份油印的刊物叫《骆驼》,偷偷递给我,说,如果有思想进步的同学,也可以传给他们看。我看了这刊物非常兴奋。因为这份刊物虽说是蜡版刻印的,纸张也很粗糙,但内容却十分新颖和进步,许多思想跟《文萃》上宣传的没多大差别。二林说他就是这份刊物的主编,他希望我也参加办这份刊物。我爽快地答应了。因为二林不单是我的好朋友,在思想倾向上,我们也很一致。于是,礼拜天我们常常待在一起编印这份刊物。二林化名苏枫写了很多文章,一般都是政论,或抨击国



民党的腐败和黑暗,或歌颂解放区的光明和进步。我非常佩服二林的才气。他思维敏捷,文笔犀利,文章写得又快又好。他还在《星闻日报》上发表过一整版的长文章。二林叫我也起个笔名,我就用“白云飞”的名字写评论。记得我写的第一篇评论是读了苏联安特莱耶夫的小说《表》的读后感。这算是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评论,总共只有千把字,发表在《骆驼》月刊1948年第12期上。

后来我才知道这份刊物是共产党办的,骆驼社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。刊物的经费由大林提供。那时,大林已离开高级农业学校,受组织上的委派,跑到一艘沿海的轮船上去当开机器的助手,因为他在海军训练营曾学过轮机兵。他一边开机器,一边跑单帮,倒运些货物,赚点钱支持我们办刊物。骆驼社的成员多数是高级工业学校的学生,都是和二林思想一致又要好的同学。骆驼社受高级农业学校共产党支部领导,领导人就是大林常带到家里来的潘厚元。大家都叫他老潘,其实他还不到20岁。只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。我们是自己写文章,自己刻蜡版,自己印刷,自己发行。整个工作充满了秘密、神奇的刺激性。我知道自己是加入革命的地下工作了,兴奋了好几天也平静不下来。

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表哥是怎么加入地下党的。这是老潘告诉我的。老潘说,高农党支部的同志半夜里在学校贴革命标语时,发现有一人跟踪他们。这人就是大表哥。因此,他们怀疑大表哥是特务,曾研究是不是把他除掉。但老潘比较谨慎,他建议先对大林的身世情况作深入的调查。结果一查,发现大林除了学习成绩不佳,并没有什么其他劣迹,也没有发现他跟别人有密切的关系。于是就决定对他再考察,并主动接近他。老潘还问他为什么跟踪别人。他说是因为好奇,并表示决不会把同学贴标语的事说出去。经过一段考察,的确贴标语的同学没有受到学校的追究,也一直平安无事。老潘便决定进一步从政治上帮助大林进步,常拿些进步的报刊给他看,还常找他个别谈话。慢慢地大林便同情起共产党,并主动要求老潘给他些任务。他很勇敢,再危险的任务也勇于去承担。大约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考验,老潘终于介绍他入了党。

我在《骆驼》社的工作,实际也是在经受考验。经过了一段时